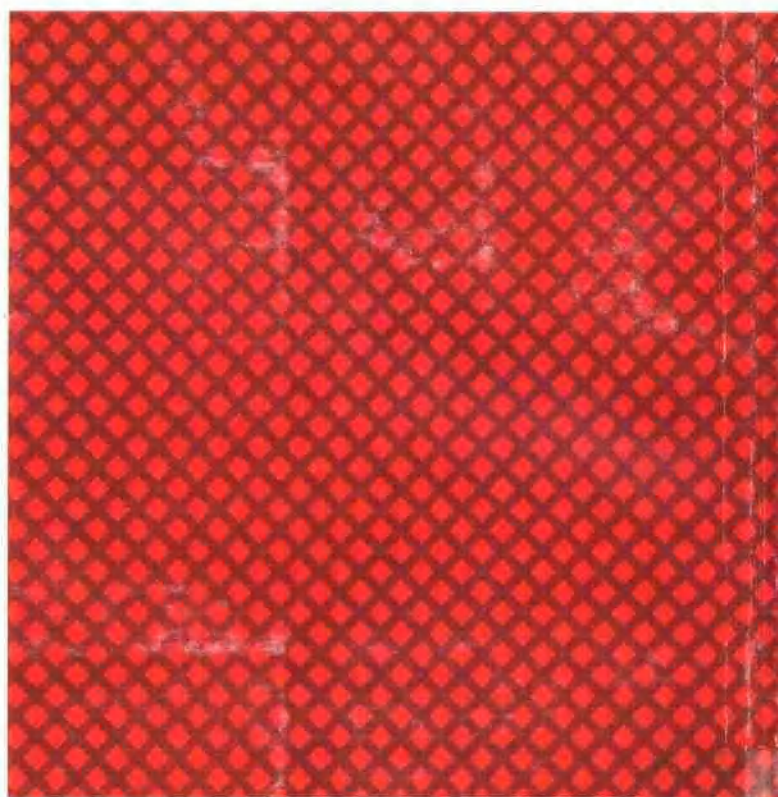


20 世纪 外 国 短 篇 小 说 编 年

英国卷

(上)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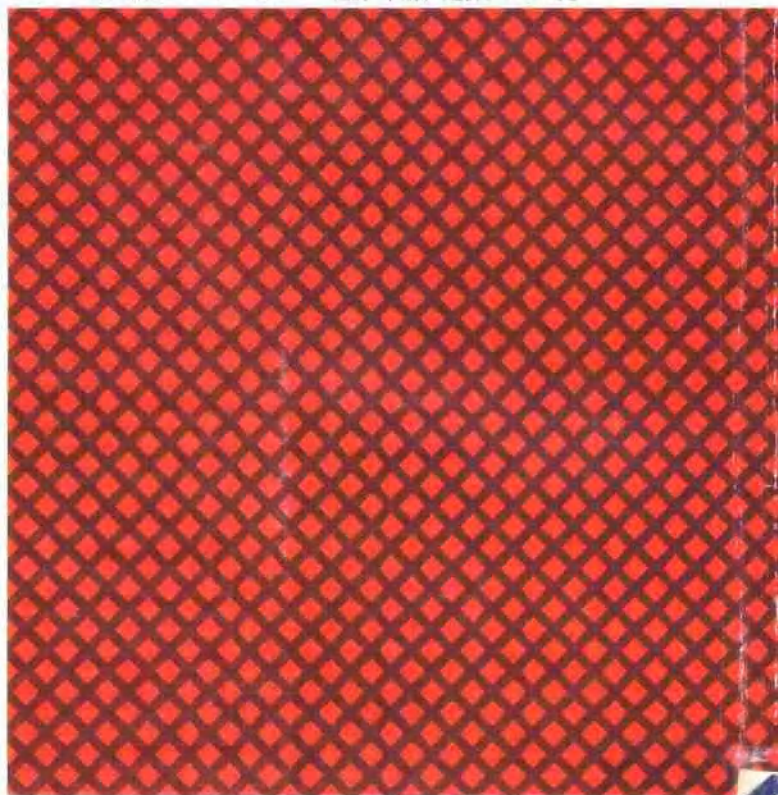
20 世纪外国短篇小说编年

英国卷

(下)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ISBN 7-02-003470-5/1 · 2637 (上、下册) 定价: 49.80元



ISBN 7-02-003470-5



9 787020 034703 >

20 世纪外国短篇小说编年

高中甫 任吉生 主编

英国卷

(上)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二十世纪外国短篇小说编年·英国卷/邹海仑选编.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 3

ISBN 7 - 02 - 003470 - 5

I. 二… II. 邹… III. ①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世界 -
现代②短篇小说 - 作品集 - 英国 - 现代 IV. 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38937 号

责任编辑:马爱农

责任校对:郑南勋

责任印制:周小滨

二十世纪外国短篇小说编年·英国卷
Ershi Shiji Wanguo Duanpian Xiaoshuo Biannian Yingguojuan
邹海仑 选编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800 千字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37.25 插页 2

2002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5000

ISBN 7 - 02 - 003470 - 5 / I · 2637

定价 49.80 元

总 序

在新世纪的钟声刚刚敲响的时刻,我们这里向读者呈上一套《二十世纪外国短篇小说编年》,共五卷:英国卷、法国卷、德语卷、俄苏卷和美国卷。每卷以年为序,自一九〇〇年起至一九九九年,每年一篇,共计百篇。所收入的作家自跨世纪的文坛耆宿直至世纪末崭露头角的新人,尽量做到每人一篇,除个别大作家选了两至三篇,这五卷共容纳近五百名作家的五百篇作品。

短篇小说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有着自己的发展史。虽然有的学者把这样一种体裁追溯到古希腊罗马,追源自古印度,但得到学术界公认的却是十四世纪的意大利。伟大的人文主义作家薄伽丘(1313—1375)被尊为短篇小说之父,他的《十日谈》(约1350—1353)开这一艺术形式之先河。随着这部小说集被译成欧洲各种文字,它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很快使这一文学体裁得到广泛的发展。在英国出现了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1387—1400),在法国玛格丽特·德·那代尔创作了《七日谈》(1559),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发表了《训诫小说》(1613)。至于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滞后的德国和俄罗斯,虽然在十六、十七世纪也出现了一些短篇故事一类的作品,但这一文学体裁到十八世纪才取得了独立的地位。歌德在一七九五年出版了一部仿薄伽丘《十日谈》结构创作的短篇小说集《德国流亡者讲的故事集》。在俄罗斯,这一艺术形式在普希金笔下才算最终确立下来,他的《别尔金小说集》(1830)成为俄国短篇小说的典范。

十九世纪下半叶至二十世纪初,是短篇小说这一艺术形式得到空前发展直臻繁荣的时代。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一大批著名的作家,如法国的梅里美、莫泊桑,英国的詹·乔伊斯、毛姆,德语国家的施

托姆、凯勒,俄罗斯的托尔斯泰、契诃夫,美国的马克·吐温、欧·亨利等。这些作家中,虽有人并不以短篇小说著称,但他们铸造了这一艺术形式的辉煌时代,创作了许多已成为世界性的经典之作的短篇作品。

在十九世纪,随着短篇小说创作实践上的繁荣,这一艺术形式的理论研究也方兴未艾,为它在美学范畴里取得独立地位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许许多多作家、理论家纷纷对这一文学体裁进行了研究,做出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种种不同阐释和界定。这个世纪初最早就这一概念进行释义的是歌德,他指的是 *Novelle*。这个字源自意大利语 *Novella*。*Novelle* 是指比 *Roman*(我们译为长篇小说)篇幅短的叙事作品,它包括我们今天称之为中篇和短篇的小说在内。一八二七年歌德在与爱克曼谈话时对 *Novelle* 作了言简意赅的说明,他说:*Novelle* 是指发生的一个闻所未闻的事件。而爱伦·坡(1809—1849)不仅是第一个自觉地把短篇小说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进行创作的作家,而且他对这一艺术形式的理论研究颇有独到之处,提出了“单一效果”的观点。十九世纪的短篇小说理论纷繁庞杂,但我认为,除了篇幅短这一属性之外,还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内容上的新奇性、戏剧性;二是形式上的严谨、简练、完整。这从这一世纪的许多作家的短篇作品中可以明显地感受到。

进入二十世纪,在自然主义没落和现代文学兴起之后,特别是从二十年代开始,已在叙事艺术形式中取得了独立地位的短篇小说,随着各种文艺思潮和各种文学流派的接踵登场和更迭,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它不断突破原有的规范,不断拓宽自己的道路,不断丰富自己的内涵。比较一下二十世纪的一些作家和上一世纪作家的短篇作品,就能发现它们之间的不同。这种文学体裁不再仅仅是一种叙事的手段,而是被赋予了更多的功能,成了一种最具有弹性和富于变化的艺术形式,即一些评论家所称的灵活性。它可以有人物,也可以没有人物;它不再那么看重情节,甚至可以没有情节,可以讲述故事,更能用来表述印象,描绘感受;它可以有强烈的戏剧性,也可以像白水

一样平淡却有营养；它可以追求效果，也可以是恬静的生活流；它的结尾不再都是封闭式的，而更多是开放的。凡是长篇小说所利用的技巧，所运用的手段，所采用的形式，它都能加以应用；二十世纪先后出现的各种主义、方法、流派，如象征主义、表现主义、印象主义、意识流、荒诞派、存在主义、“新小说”等等，无不在这一艺术形式中得到反映，留下痕迹。现代社会的多样化，现实生活的复杂性，人的价值观的多种取向，人的意识的现代化和生活节奏的加快，使这一灵活的艺术形式成为今日叙事文学中一个重要的表现手段。

对二十世纪短篇小说这一艺术形式所走的道路，以及它在理论上取得的成就和它的美学价值，进行研究和阐释，不仅是对这个刚刚成为过去的世纪的一份总结，也是对这一艺术形式在新世纪里进一步发展的一种借鉴，一种推动——这是一项有益的工作，值得有人来做。

二十世纪所生产出的短篇小说的数量，即使是在本套书所选定的几个国家里，也无法进行准确的统计，恐怕至少以数十万计。选编者只能从竭力找到的资料中加以甄选。由于资料的匮乏、年序的规定和篇幅的限制，还由于原则上每个作家只选一篇的限定，使选择上的难度大大增加了，致使一些公认的经典之作不得不割爱，某些作家不得不舍弃。选编者旨在用这种按年序选出的短篇小说划出二十世纪这一艺术形式所留下的轨迹，展示出它所经历的道路，勾勒出它的概貌。在叙事的艺术形式中，短篇小说比起 Roman 来，有着一定的局限性，但是正如鲁迅先生把它比做是大伽蓝中的一雕阑一画础一样，“虽然细小，所得却更为分明，再以此推及全体，感受遂愈加切实”，从而可以收到“借一斑略知全貌，以一日尽传精神”之效。这套书如能有助于达到这个目的，编选者和出版者都会感到欣慰的。

这里还要就“短篇小说”这个体裁说几句。在文学科学中，无论是英文的 story、short story、tale，法文中的 novella、conte，德文中的 Erzählung、Novelle、Geschichte、Kurzgeschichte，俄文中的 рассказ，在不同时代都被赋予各种不同的释义和不同的界定，有着不同的内涵，

并且也经常混淆起来。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篇幅比 Roman 短。我们用以区别长篇小说、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是以篇幅为标准的。一般说来,短篇小说在一万字上下,不超过二万字为宜。欧美的一些人对我们称之为短篇小说的作品,也有一些篇幅上的考虑,如爱伦·坡认为应“at one sitting”(一口气)读完;毛姆称,在一个小时内读完的作品是短篇小说,在德国则把篇幅限制在二千到三万个词之内。这当然也只是一家之言。而我们这套书则根据我们总的篇幅上的安排,把每篇限制在一万字上下,每卷控制在八十万字之内。

我们编这套书首先考虑的是编年,是以年序为前提的一种编选。这或许算是一个特色,可也是一个很大的限制。在这个限制之内,我们想尽我们所能把这套书编得好一些,但由于时间的紧迫和我们学识上的不足,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缺点,甚至错误。我们衷心希望得到读者的指正,对此我们将非常感谢。

编 者

二〇〇〇年一月一日

前 言

“船儿弯弯入海港，回头望望沧海茫茫”，歌曲《东方之珠》中的两句歌词恰好反映了我们在世纪之交回首百年来英国小说发展时的心绪。百年来英国小说流派纷呈，大师辈出，他们的笔下记录了多少人间的悲喜剧，他们本人同时又演出了多少人间悲喜剧。我无意在感慨之余重数这段历史，多少本教科书早已把这个题目写得清清爽爽，我只想按照许多专家的指点在珠光满路的二十世纪英国小说航道上捧回几颗星辰，奉献给读者，给辉煌过的二十世纪英国小说留下一个实物的纪念，也是对于新世纪的一个献礼。我不准备板着面孔、正正经经写一篇“文章”作为本卷的前言，只想把选编过程中的一些想法和随手记下的笔记写出来供读者参考。

马克思曾经说过：但丁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也是新世纪的第一位诗人。循着这位伟人的思路，我也为自己提出一个问题：谁是十九世纪英国最后一位小说家，谁又是二十世纪英国第一位小说家？几经思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托马斯·哈代。他的以《德伯家的苔丝》、《无名的裘德》、《远离尘嚣》为代表的长篇小说久已为中国广大读者所熟悉。而对他的短篇小说，人们则读得相对较少。在对他的短篇小说的翻检之中，我惊喜地发现他恰恰在二十世纪的第一年——一九〇〇年写下了一篇极为精彩，足以反映他的创作风格的作品——《一个改变了的男人》，于是欣然将它作为本编年的第一篇。应该说翻译家李尧的译文也是十分精彩，不辱使命。

英国，何者为英国？是指今天那个小小的、严格地理意义上的、

二十四万多平方公里的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还是二十世纪初那个几乎横跨世界、包括了而今所有英联邦国家的英国？前者是不是太小，太狭隘，以它为准选材，岂不是要把许多英国小说王冠上最亮的钻石统统摘下？后者是不是又太大？不但非洲和美洲不答应，连亚洲一些国家也会说你牵强附会，拿他们的珍宝当英国的精英，有夺人所爱之嫌。但是英国是一个历史范畴，特别是英国小说更是一个包含心理、习惯因素的历史范畴。比如纳丁·戈迪默，她与英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虽然她是南非公民，甚至是南非的骄傲，但是人们历来习惯于把她的作品选入英国小说选，认为是理所当然。如果有一本不选，倒会被认为是一种疏漏。而同样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澳大利亚的帕特里克·怀特，他的小说被选进英国小说选，人们会认为是一种矫情。这就叫约定俗成。我在选编这本小说集的时候，尊重约定俗成，把国籍是爱尔兰的萧伯纳、国籍是新西兰的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和类似的一些作家的作品收进来，相信读者不会见怪。

有人说英国的小说，十九世纪是高峰，二十世纪开始走下坡，正和大英帝国的兴衰同步。有人甚至说英国小说是到弗吉尼亚·吴尔夫为止，余不足观。这就是英国文学的“日薄西山论”。十几年前，一个来自第三世界的年轻思想家在美国《纽约时报书评》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后来被广为引用的文章，叫作《英语文学从未日薄西山》。文中的观点我颇以为然。英国小说当然不会是到吴尔夫为止。“为止论”只能说明立论者本人的轻率或孤陋寡闻。且不说有格林、戈尔丁、多丽丝·莱辛这样在未来的文学史上地位肯定不会比吴尔夫差的英国本土作家，单是一批二次大战后出生或者后来到英国移民的作家的创作就足以使英国小说红了半边天，使英国小说进入了一个空前繁盛的生机勃勃的发展时期。世界文坛已经在用“后殖民地文学”这个概念来涵盖这个主要是出现在英国文坛的历史现象。奈保尔、拉什迪、石黑一雄们写作出的气势磅礴、个性独具的杰作在文学史中的地

位后人必然会给予肯定。因此我很有信心地把他们的短篇小说也纳入这个集子,在中国的此类集子中,也许还是首次。

一位大舞蹈家唱的咏叹调,一个大书法家的雕刻作品,会引起人们的兴趣,也会引来某些人的不屑。其实这种鄙薄很多时候未必得当。因为艺术是相通的,历经多年对美的执着甚至痛苦追求所砥砺所磨练的心灵,常常能够触类旁通,在“异域”点石成金。在这个集子里,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我选入了同为戏剧大师的萧伯纳和贝克特写的短篇小说。戏剧与小说当然比书法与雕塑距离近得多,那么败笔的可能也就少得多。他们写的小说分别叫作《皇帝与小姑娘》和《一个黑夜》。好奇者不妨先睹为快。

近些年来,各出版社出于各种考虑,编辑出版了许多外国的散文集、小说集,选材多有重复,广大读者对此现象多有烦言,出版界、学术界行内行外管这种现象叫“炒冷饭”。一些读者打开本书,也会看到许多见过的篇什,也许心头第一个反应就是“又在炒冷饭!”对这种反应,我是不觉得奇怪的。因为我们这个集子里的确大概有十几篇其他集子选过的篇目,有几篇干脆就是从别的集子中复印下来的。但是不要忘记,我们是在为二十世纪的英国小说“立此存照”。既然是“立此存照”,就要忠于被观照的对象。在编选此专集的过程中我翻阅了大量英文原版的“经典小说集”、“最佳小说集”,其中我也发现大量选篇重复的问题,有时候完全是不同出版社和编辑者选编的集子,彼此重复会达十几、二十几篇之多。这是为什么?难道是英国的编辑甚至名作家(如普里契特)也是懒到“炒冷饭”的地步?对照阅读之下,我们会发现“非然也”。原来这些“重复”恰恰是众多编选者在对数十年乃至近百年的多如汗牛充栋的短篇小说进行了披沙拣金的选择之后,得到的“英雄所见略同”的选择结果,这些重复可以说篇篇都是经住时间考验的金石之作。普里契特自己在担任牛津英国短篇小说选主编的时候能够“举贤不避己”,“惟优是举”,以此为例,我也

“举贤不避炒冷饭”，坚定地把那些中外选本一致入选的名篇收入，力使“野无遗贤”，当然，这只是一种笑谈。对那些“英雄所见略同”的篇什，我国一般都已有了中译本，这说明五十年来，特别是粉碎“四人帮”以来我国外国文学工作者所付出的艰巨劳动和取得的巨大成就，这些译本一般多是名家名译，所以我一概“不客气”地把它们“拿过来”，奉献给读者。其实这也是一种文化积累。现在，一些当年在我国外国文学战线上意气风发工作过的老翻译家，有些已经离开了我们，有些则因为年事已高不再从事翻译工作。但是当年他们兢兢业业严于治学的成果和精神依然彪炳于世，收入他们当年的译稿，也算是我们后辈对于先贤的一种敬意和纪念吧。

对于英国小说名家的认定，特别是对谁值得传诸后世，谁只是热闹一时，应该从历史名人的队伍里“拉下来”，人们往往是见仁见智，各有说法。比如，据我所知，英国才女小说家拜厄特前些时候为牛津大学出版社编辑出版了一本最新《牛津英国短篇小说集》，就把毛姆这样以往我们公认的二十世纪英国小说大家排除在外了。我们是不是也要很“先锋”地紧随其后，对近百年来已经形成的名单进行一番删改？我的回答是否定的。我在进行选编的时候从来没有忘记我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在选编二十世纪英国短篇小说集，所以我们既要尊重英国人的意见，也要有我们中国人的看法。我们对自己认准的东西，特别是也为大多数英国人认准的东西，不会因为一两个专家、权威的一时之言就产生动摇。对于毛姆是这样，对于另外一些被新派文人否定的已有历史定评的作家也是这样。当然我对马丁·艾米斯等文学新锐也没有偏见，我们的老祖宗教会我们要兼收并蓄，要“百家争鸣”。对这种思想我颇以为然。但是，在选编过程中我也深感国内英国文学资料的匮乏。特别是近十年来，随着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以及社会生活诸多方面日益商品化以来，人们把主要精力集中在经济、科技上，对于文学书籍及资料的引进反而有日益下降的趋势，仅我个人从对中国国家图书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

馆外文文学类图书的进口情况的粗略估计,大约不及改革开放前十年的一半。许多起码的工具书都难以保障。编辑工作自然有捉襟见肘之感,最后的结果也就难免有挂漏之虞。现在虽然进入了互联网时代,但是书籍在许多时候无法为互联网所代替。我呼吁有关方面要加大这方面的投入。

战争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个特殊时期。它极大地影响和改变了在广大地域里的众多人群的生活。它是流血,是灾难,是死亡。在二十世纪人类打了两次世界大战。英国人没有能够避开这两场战争。第一次大战有劳伦斯的传神之笔为之画像,第二次大战也有许多名家在事后写有名篇。而过去我总以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小说出现了一段空白,至少是当时战争文学的空白。但是我在本所图书馆找到的一本一九八二年英国出版的二战小说集《夜袭》填补了我知识上的这个空白,也填补了这部编年在时间上的一段空白。二次大战是人类历史上一次空前的大浩劫,它的影响我们在五十年后依然能够感觉到。因此以那一时期作家在当时写下的小说的砖块砌入那段历史,我以为是适当的。尽管以往的英国小说集的编者们从没有这样去做过。

在这次编辑此书的过程中有一个发现,就是作为西方一个版权历史悠久的大国,英国其实对于版权特别是作品出版年的重视和强调远远落后于美国和德国等西方国家。对于一篇美国的短篇小说,读者往往能够很容易在书前书后找到它的写作或出版年。而英国人一直对这个问题抱着漫不经心的态度,他们只是把一批小说编在一起,注明本书出版年,至于各个具体篇什,那么对不起,请你在书海、研究资料之海中去查吧。个别作家有在篇末注明写作日期的习惯,那你真是万幸。英国人的这种漫不经心的习惯直到八十年代末才开始部分地有所改进,到九十年代出版的许多小说集对著作年的疏忽依然故我。结果苦了我们这些编辑,许多篇什我是根据材料认定甚

至推定的。由于本人才疏学浅,难免有搞错的地方。书籍出版之后,还请各位专家学者不吝赐教。我们在再版时务使其得到纠正。

本书主编高中甫先生要求我给分卷写一篇前言,形式不限,字数四千,拉拉杂杂写了一通,偶尔看了一下电脑的字数统计,长度刚好,那么就此打住。好在许多读者并不看前言一类东西。还是直接打开正文,一览二十世纪英国小说为我们留下的瑰宝吧!

邹海仑

一九九九年五月十日

目 录

上 卷

1900

一个改变了的男人 托·哈代(1)

1901

门房的女儿 乔·吉辛(20)

1902

青春 约·康拉德(32)

1903

帕克尔泰德夫人猎虎记 萨基(65)

1904

阿拉比 詹·乔伊斯(70)

1905

一曲两阕 詹·乔伊斯(76)

1906

一朵小云 詹·乔伊斯(87)

1907

白海豹 约·鲁·吉卜林(102)

1908

泼辣姑娘玛莉 阿·贝内特(121)

1909

马克 萨基(135)